

• 未名叢書 •

爷们、哥们、妯娌们

蒋法武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爷们、哥们、妯娌们

蒋法武 著



安徽省文联 编



封面题字：王郁昭

封面设计：宋子龙

责任编辑：马菁华

爷们哥们妯娌们

蒋法武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)

安徽省文联编

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2插页 162千字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500册

书号：10355·614 定价：1.35元

序

鲁彦周

近来，心情有些不佳。莫名其妙的暗箭，讨人厌的破网，不断向人抛射而来，虽说不屑一顾，却也有点恼人。为了摆脱这种无味的纠缠，我转而走向青年。一面到工厂去，到基层去，接触青年朋友，一面阅读青年作者们的作品。

青年，是社会最可贵的力量，当然在文学阵线上更是一支最可宝贵的队伍。他们敏锐、清醒、大胆、泼辣，敢于创新。特别是他们现在大都仍旧生活在基层，他们之中许多人本身就是四化建设的第一线战士。他们最了解时代脉搏的跳动，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方向和痛苦，了解他身边的有着各式各样面貌、各种崎岖遭遇的人。接触这些青年，使人耳目一新，使人精神为之一爽。面对着青年和青年们的作品，不仅为我省文坛有了一群新人而受到鼓舞，连自己也仿佛变得年轻了，某些不愉快的阴影，很自然地也就消失了！

有许多闲事毕竟不值得为之伤神。

安徽省文联最近做了两件事，这两件事我以为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。这两件事是：文学院选聘了几位青年。第一批名单是：蒋法武、陈小初、严啸建、陈所巨、曹征路。这几个人的名字在省内文学爱好者中已经很熟悉了，他们的作品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文艺评论家们的注意。这几位同志以及随后还会有其他同志，跨进了文学院的大门，其意义是决不可低估的。文学院为此开了两天的会，人数虽然不多，但到会的同志都有一种很激动的心情，把这件事当作安徽文学事业上的一件大事。新老结交，敞开心怀放谈，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互勉，这确实是一个极其难得的良好开端。另外一件事是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一套“未名丛书”。这套书名曰“未名”，除了受当年进步文人团体“未名社”的启发外，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确的，就是要旗帜鲜明地为青年呐喊，为他们出书。他们今天是“未名”，明天必将是“有名”。从“未名”到“有名”，除了年轻作者自己本身的努力，给他们创造一些有利条件也是非常必要的。这套书编的是青年作者的第一本集子，已经出版过集子的同志，不再编入。其用心我以为是非常好的。我祝愿这套书能够快出、多出。并祝愿它在促进青年作家走向成熟的道路上，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令人感动的是，上述两件事都是在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做起来的。我不想在这里为文学院、为文联出版公司的同志叫苦，但我不能不为他们付出的心血感动，这些事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能完成的。我相信他们所做的必将受到

公正的理解。

既然出书，就得有人作序，于是，我便被分配了任务，要我为蒋法武同志的小说作序！

我极其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！

对蒋法武同志，我有一种亲切感。我是先认识他这个人，然后才认识他的作品的。大约是在一九八一年，我到淮南市潘集煤矿参观。矿务局的宣传部门，派了几个人和我们一起到潘集。我注意到一位憨憨厚厚的中等个儿的年轻人。他很腼腆，话不多；但是谈起矿区和矿工的生活，却如谈自己的家事那般熟悉；而他谈话的角度，又很不一样，常常流露出一种“文学的角度”，一种和一般宣传干部不一样的敏感。我很想多了解一下这位青年，但因时间匆促，没有能够如愿。

一九八二年，我又到了淮南，是为了《清明》的编辑工作去的。那一期刊物是我主编，我就是在编这期刊物时第一次看蒋法武的小说的。这篇小说叫《窑神》，已经收到这个集子里来了。这篇小说虽然还不成熟，但我被他那矿工式的语言，那漫溢着的煤矿工人的气息振奋起来了。这时，我进一步接触了蒋法武同志。我才知道，他是一个矿工出身的青年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双脚落地便和矿工的小爷们混在一起。”而后他又扎扎实实井上井下干了好多年的矿工。难怪他对煤矿和煤矿工人如此熟悉呢！

要反映煤矿工人生活的呼吁，已经呼吁了不少年了，

但真正熟悉煤矿并能反映煤矿工人生活的作家和作品却出现不多。蒋法武的出现，应该说是可喜的值得重视的。从这以后，我开始注视着他了，果然，他的作品开始不断在各地刊物上发表了。每一篇都比前一篇有新发展，到了《爷们哥们妯娌们》、《绞车》等作品出现，标志着他开始逐步走向成熟。

蒋法武的作品，是以浓厚的煤矿气息为其特色的。他的人物、语言、景物描写，无一不渗透着生活的芬芳，充满着时代感。他所描写的矿区里的人物，已远不是过去反映煤矿生活的那种苦难的煤黑子形象了。他写的人物都是可触摸到的，是生活在今天的真实的人。在他的笔下，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可理解的，没有那种忸怩作态一看就是所谓硬性创造的虚假的人；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欢乐和痛苦，有尖锐的矛盾，有对立的斗争，有着深深的痛苦生活的烙印，也有着对未来的强烈追求。这些，在他的小说里都极其真实自然，朴素而不简单，强烈而不人为。你可以指出他的某些描写艺术功力不足，但你指不出他的虚假。他熟悉生活又不切意卖弄。他像一个最好的矿区“导游人”，把你领进矿山，向你介绍这里的生活，使你认识许多你很容易了解的人，使你也想在这里住下来，和他们一起生活和斗争！这，确实是不容易的。

应该说明的是，蒋法武的近期的作品，如《绞车》，给予读者的感受，已远不止是一个煤矿生活场景了。他已经自觉地通过反映煤矿生活，概括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

矛盾。他力图反映我们的时代，力图使自己的作品有更大的概括力，这对他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！

我们省近年来涌现出青年作家不少，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色，他们有的追求现代表现手法，有的精心描绘乡土。他们之中，有的以才气见长，有的以深刻闻名；而蒋法武则是以生活深厚为自己的基础。他是从这个基础上起步的，因此，他所遵循的仍是现实主义的传统。看来，他很了解自己，没有强迫自己追赶时尚的文风，没有切意使自己作品粘上现代主义的标签。这，我也认为是对的！这并不是说我反对现代派，不，我是不反对的，我只是说，蒋法武了解自己所长。他这种从自己的实际出发，扬长避短的做法是有道理的。

我不能说蒋法武同志已经有多么高的成就了，现在确实还不能这么说。但是，目前他所达到的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相信他会以这为新的起点，迈出更重要更艰难的第二步第三步，就像他的这本小说集一样，有了第一部，会有第二部和第三部……

1985.10.6

内 容 提 要

人们歌颂煤矿工人创造着光明和幸福。

作者就是一位煤矿工人。他的小说并没有停留在井下艰苦、忘我的劳动，而是拓向矿工们的心灵深处：对科学技术的渴望、对爱情的奇特追求、幸福的泪花、悲哀的忧伤……变革的生活对婚姻、家庭、道德观念的影响。

在精巧的艺术构思中，作者娓娓动听地叙述了恋爱、家庭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故事。主人公们似乎就站在你的面前闪光流彩，浓郁的生活芳香也扑面而来……

目 录

序	鲁彦周
老婆、奶奶和丈母娘	(1)
矿东村〇号	(22)
绞 车	(49)
爷们哥们妯娌们	(150)
光面爆破	(220)
窑 神	(243)
作者小传	(260)

老婆、奶奶和丈母娘

大城市里少数时代浪尖上的弄潮儿，已开始“马路求婚”了，我们这座山沟沟里的煤矿，还保留着明媒正娶的古风。

谈对象谓之“找老婆”，找老婆必得经人介绍。即使有个把“能鬼”不劳外人帮助，居然也找到了老婆。办事的那天，终得拜一个在民间有声望的人做“红爷”或“红娘”。似乎只有这样，这桩婚姻才会被公众所承认。

我虽生长在大城市，书读到高中毕业，在采煤队算数一数二的大秀才，知道文人何以把矸石山比成“金字塔”，报纸为啥把老婆称为“夫人”，可没有一点能讨取姑娘欢心的本领。即使有又怎么样？咱采煤队一百零八将，连位母夜叉孙二娘都没有，可赤条条的在一个澡堂洗浴，到哪儿能碰见姑娘的面？

没门没路，俺八拜师娘，托她给咱找一个。

这不，今晚会面来了！

二

才把我俩的姓名介绍完，门外便有人喊师娘——瞧这个巧劲！

师娘借故走了，闪出个空，把我和她撂在了屋里。

从房门虚掩上的那一瞬间开始，室内的两人陡然别扭起来，似乎感到整个房间灌满了铅，空气都凝固不动了。我清晰地听到两颗心在日光灯管“滋滋”的声响中，发出节奏紊乱的跳动。

怎能不别扭呢？人家的爱情是在共同的工作、劳动、学习中悄然来到身旁的。我们之间省了这段瓜熟蒂落、水到渠成的自然发展，是师娘施放“高效化肥”硬撑起来的。一分钟前，我和她谁也不认识谁；一分钟后，仅仅我知道她叫张玉兰、她知道我叫吴伟。一分钟时间，便似乎已经走完从相识到相爱的全过程。

难堪的场面理所当然应由男方先打破。据“口头文学”传说，有位朴实憨厚的矿工，也是遇到这种情况，搜肠刮肚，寻不出话，难为了半天，竟然想起不久前省城动物园来此进行的驯兽表演，以为姑娘对驯兽和自己一样有兴趣，红着脸瓮声瓮气地问了句：“你怕老虎吗？”把姑娘吓得夺门而逃，疑心他是精神病。我虽不至于这样憨，但也想不出合适的话，只是眼怔怔地望着她，直到目光交织在一

起时间久了，略感晕眩之时，才嗫嚅着开了口：“我的情况……师娘都跟你说了吧！”

她许久不应。我拿眼偷觑了去，只见她茫无目的地望着前方，手里绞缠着一条素净的手绢，借以掩饰心中的慌乱。

等吧！反正我已先开过口。

“俺只是个‘第二世界’！”她终于讲话了，声音极低。

各位千万别怀疑眼前的这位张玉兰，是金发碧眼的欧洲姑娘或娇小玲珑的日本女郎。十八里矿区，几万名众生，莫说外国侨民，连个混血儿也是寻不见的，全是血统纯正的炎黄子孙。

那她因何口称“第二世界”呢？

“三个世界”的伟大理论问世后，不知谁移花接木，把它用在了矿工家庭上，而且很快达到家喻户晓的大普及。

所谓“第一世界”。这里变成老婆有正式工作的矿工家庭。“第一世界”的数量也只相当于美、苏在全球的比例。能按月从财务科支出几十文钞票的女子，眼睛多是向上长的，只能望见进出机关大楼的那些“白脸”；挖煤的“黑脸”在几百米深的井下，无论如何也映不进她们的眼帘。寥若晨星的几户“第一世界”，多是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便开始的娃娃亲。到了完婚的岁数，男的成为挖煤的，女的虽造化个“铁饭碗”，也只好自认倒楣，不忍心赖掉二十多年的恩爱。“第二世界”是指老婆虽无正式工作，户口却在市区的那些家庭。此类情况，在采煤队亦不属多

数。在城市户口簿上有块小栏目的姑娘，虽难攀上机关干部，也只愿把秋波送给机电、通风等辅助工，道地挖煤的，她们也看不上。强大的“第三世界”，老婆散居在方圆几百里的乡村。丈夫下井挖煤，老婆田间耕作，照穷开心的话说：“半工半农，日子火红。”“工农兵”一家占了俩，全是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！名声好听，挡不住生活的艰难。每逢夏秋二季，大批“第三世界国家元首”纷纷告假，归去收种，煤炭产量因此受到很大影响，连省政府和煤炭部都感到大伤脑筋。

听了她的话，我心中陡然产生对她的好感。若是一般姑娘，身居“第二世界”，在采煤工面前该是昂起高傲的头脸，让对方求拜了。而从语气上看来，她说这话却不是卖弄身份，而是诚恳的表白，甚至谦恭到自惭形秽，似乎不够与我匹配的程度。这如何使得？我忙不迭地答话：“我只是个钻煤峒子的黑脸，‘第二世界’，已经高攀了！”

“听李婶（师娘）讲，”这次，她话接得很快，声音也略略高出了点，“你家住大城市，见识广，有文化。俺这辈子没出过门，人土。叫‘文化大革命’坑的，小学念了八年，满打满算没上二年课，斗大的字不识几升！如今在知青饭店待业，抛头露面的跑堂。把话挑明讲，你多长个心眼，考虑好，别以后反悔！”

她一口气讲完了，我真为她朴实、坦荡、纯真的性格叹服了。我想，经过十年动乱，世风日下，莫说在我的故乡上海，就是在稍微广一点的市面上，用高倍数显微镜恐

怕也难找见这等诚实的姑娘。在她水晶般的心灵面前，我得赶快剖白自己，告诉她我只求能找到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，和和美美地过日子。什么土啊，文化低啊，我都不在乎。

我抬起头，把目光转向她，发现她也在看我。天哪！我竟想不到，师娘竟然给我找到一个如此俊美的老婆。她齐耳的短发乌黑发亮，衬托着圆圆的脸庞，一看便使人感觉出朴素大方；皮肤不象城市姑娘那样苍白，却又比一般矿区姑娘白皙而红润；下颏、口唇、鼻梁的线条分明突出，安放得恰到好处；一双眼溜圆溜圆，两条眉又细又黑。只是（我真不该见人一面便评头论足）那双大而圆的眼里缺少灵气，神情有点木然，就象一幅不错的人物画，却没能很好地表现出人物的神韵，使人欣赏之后产生一种美中不足的感觉。

发现我忘情地盯着她，她惶遽地低下了头。

我把自己表白一番后，该逼问她了：“我的情况，不知你认为如何？”

“……俺听俺奶的……”她的话已没有刚才那么流畅。

矿区内除穿喇叭裤或读书得到大学问的这样两种类型的姑娘，敢违忤父母的意愿，独自在外选择配偶。一般都是老子娘“一锤定音”。玉兰却听奶奶的？

“你父亲……”

“……矜肺病，死了。”话音里含着悲伤。

“母亲”？我又问一句。

她不言语了，脸上掠过一阵复杂的感情，象是有着难言的隐痛。

外面突然传来师娘高声大嗓的话语，那是向我们发出的信息——她回来了。

玉兰平静下来，向我急急地悄声说了句：“过几天，送去给俺奶看看！”

三

经过略事修饰，我怀着临场应考般的紧张，向玉兰家走去，把这一百来斤送去给主宰着玉兰命运的奶奶审验。

玉兰家住在矿北村，矮矮的砖墙围起二间红砖青瓦的平房，一架葡萄当院而栽，繁茂的枝叶将院落遮盖一半。几个孩子在葡萄架下玩着“够家家”，瞧见我推开院门，一齐向屋内喊出清脆的童音：“奶奶——”

应声而出的想来就是我的“考官”了。她满头银丝，一脸核桃壳般的皱纹，身子骨瘦小倒还硬朗，走路尚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。

不等孩子们通报，我便迎上前去亲亲热热地问了句：“你老人家是张奶奶吧？”

“哎——噢！”她先是一愣，把目光集中在我脸上，端详片刻，象是猛然想起似的，扭头朝屋里喊了声：“玉兰！”

玉兰早有准备，头探出门外，朝我羞涩地一笑，算是

打了招呼。

我被张奶奶让进屋。室内陈设极为简单，收拾得倒十分整洁，使人想起“清贫”二字。我在大方桌旁的凳子上正襟危坐，等候应试。

不料，我刚坐定，奶奶却转身走了。我心里陡然不安起来：难道我目测没及格，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了？

趁玉兰给我沏茶的空，我把不安告诉了她。她“噗嗤”一声笑了，想说又不说，故意急我。见我神不守舍的样子，又笑了笑，才悄悄地说：“奶奶看过了！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我吃惊地问。

“奶奶为我的事，操心得夜夜睡不安稳。”玉兰的话里蕴含着深情，“等不及，让李婶领着，在食堂门前偷偷看的。”

“同意了吗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玉兰脸上倏忽泛起一片红潮，羞涩地扭过头去。

那片红潮分明使我获得蒙赦般的轻松，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幸福。但我却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非要叫玉兰亲口讲出那句能在我心海里掀起幸福浪潮的话来不可。

“说呀！”我紧追一句。

玉兰转过头，虽还有些不好意思，但却已多情地看定了我，把嘴朝灶间一努，几分调皮地说：“奶奶正给你做好吃的哩！”

灶间里果然传来一阵刀剁砧板的“嗒嗒”声，密急而又响亮。